

# 女性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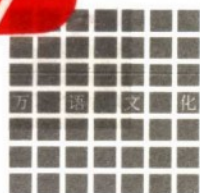
〔西〕罗莎·蒙特罗著 王军译

当代西班牙文坛人气最旺的女作家，职业记者

蒙特罗用笔来揭示女性的内心世界，描写或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或为得到社会承认而付出高昂代价的女性命运；重新审视旧的禁忌和神话，颠覆男性对待性别角色和性生活的传统立场。西班牙评论界认为「罗莎·蒙特罗代表了一种持久的、尤其是捍卫女性地位的义务」。



Rosa Montero



K818.5  
5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 女性小传

〔西〕罗莎·蒙特罗著 王军译

南海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4-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小传/(西)蒙特罗著;王军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11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ISBN 7-5442-2724-3

I. 女... II. ①蒙... ②王... III. 女性—列传—世界—18世纪~20世纪 IV. K8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6105 号

HISTORIAS DE MUJERES by ROSA MONTERO

© ROSA MONTERO, 1995

ALL RIGHTS RESERVED

NŪ XING XIAO ZHUAN

女 性 小 传

---

丛 书 名: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作 者: [西] 罗莎·蒙特罗

译 者: 王 军

策 划: 万语文化

责任编辑: 杨 雯

特约编辑: 邱 红

装帧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9.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724-3

定 价: 18.0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 ● 多元文化的并存与交流

——为未竟的“世界文学论坛”而作（代总序）

陈众议

### ◎缘起

这套丛书是未竟的“世界文学论坛”的一个分号。它缘起于大江健三郎先生的一次学术访问。那是2000年9月，大江先生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来到北京。这是1949年以来应邀来华访问的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用作家徐坤的话说，“他的意义将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彰显”。这显然是参照二十世纪初泰戈尔访华所留下的无形遗产而言的。大江先生在北京见到了心仪已久的莫言，并与王蒙、铁凝、余华、阎连科、徐坤等中国同行及社科院的学者和领导进行了亲切交谈并有感而发，提出了在中国举办“世界文学论坛”的动议。

这套丛书便是这一动议的见证。

### ◎意义

人类以并不乐观的状态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政治利益引发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乃至冲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然而，相信正义、博爱与和平的人们也在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热忱进行着消解冲突的努力。本丛书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明证。

丛书为世界著名作家和中国读者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友好交流的平台。他们的著述将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众所周知，文化不同于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它是大到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小到一个地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某种共同的习性；这种习性，可以抽象为世界观，也可以具体为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特殊嗜好。总之，它是以有别于他人作为前提的一部分人的共性。正因为这种特殊性，而且又是后天的，所以才有了不同文化间交流互补的必要和可能。实际上，不同规模的文化交流一直存在。交流是为了相互了解、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而非倾轧或取代。

事实上，世界文化正是在相互了解、求同存异中不断演化、进步并形成今天这种大自然般赤橙黄绿青蓝紫杂然纷呈的多彩局面的。无论情愿与否，这种局面已经形成。我们希望它的未来没有血腥，而是不同文化友好交流、健康演化、取长补短、自我完善的过程。

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又注定要接受全球化浪潮的挑战。如何保护和发展人类文化生态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全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世界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耀眼明珠，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形象反映，是各民族历史与现实、情感与意志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而恩格斯则认为，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人不可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但却可以通过文学感同身受地体察别人的生活、了解别人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文学历来并将永远成为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增进理解的桥梁。

作为编译者，我们将努力使丛书成为文学的盛宴、和平的盛宴。盛宴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在近二十年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它将使我国读者感同身受地了解一批世界著名作家、文化名人及其斑斓的世界和关怀，而且对促进我国的文化建设也将不无裨益。

## ◎基数：为了拿来的甄别

话说有个印第安人居住在深山老林。一天，他有幸来到遥远的海边，看到集市上到处都在买卖舢板。于是，他也掏钱买了一条。他历尽千辛万苦把舢板带回家中，并学着海边人家的样儿把它供在房屋顶上；只不过别人屋顶上的舢板都是底儿朝天的，而他的舢板却仰面躺着。不久，天降大雨，盛满雨水的舢板压塌了房屋……这是一则古老的寓言，意思是别人的宝贝对自己未必有用，稍有不慎，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面对多元的花花世界，我们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呢？

难说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然而，编译眼前这样一套体现多元文化的丛书有助于我们处理认知和估价、传承与创新、借鉴与自主、向背与审美的复杂关系。马克思关于席勒化的说法众所周知。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席勒的依据。马克思除了尊称席勒为“市民天性”的权威裁判，还援引席勒名言，谓“智者看不见的东西/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事实上，认识观和价值观是不可以划等号的；同样，进步和审美或者革命和美感，也是不可以划等号的。以马克思为例，他并没有因为他的价值观而影响他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之，也不因为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知而动摇自己的价值判断。比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而且为推翻资本主义这种剥削制度尽心竭力，但是他并不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和发展趋势。他说：“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济全球化”吗？然而，马克思并不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历史趋势而放弃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则进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

辩证法的正确：意识对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与此同时，文学观念和形式的演变也为我们提供了复杂的课题。以二十世纪而论，一方面，文学在形形色色的观念（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愈来愈理论、愈来愈抽象、愈来愈“哲学”。卡夫卡、贝克特、博尔赫斯也许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存在主义、现实主义和“高大全主义”则无疑也是观念的产物、主题先行的产物，它们可以说是随着观念和先行的主题走向了极端，即自觉地使文学与其他上层建筑联姻（至少消解了哲学和文学、政治和文学的界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批评的繁荣和各种“后”宏大理论的自话自说顺应了这种潮流。另一方面，技巧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到科塔萨尔的《跳房子》，西方小说基本上把可能的技巧玩了个遍。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法国叙事学和铺天盖地的符号学与其说是应运而生的，毋宁说是推波助澜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小说的形式主义倾向）。于是，热衷于观念的几乎把小说变成了玄学。借袁可嘉先生的话说，那便是（现代派）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玩弄技巧的则拼命地炫技，几乎把小说变成了江湖艺人的把势。于是，人们对情节讳莫如深，仿佛小说的关键只不过是观念和形式的“新”、“奇”、“怪”。然而，古人不是这样的。中国小说的起源是轻松自如的故事情节（或谓“稗官野史”），而事实上《左传》及《左传》以降的诸多史书也是中国小说的策源地（是谓“文史一家”）。其中如《郑伯克段于鄆》、《曹刿论战》、《触龙说赵太后》、《蔺相如完璧归赵》以及《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列传》等众多美妙的段子，其实都可以视作最初的小说，具有小说的基本因子：故事情节。诚然，由于道统对小说的轻忽，中国小说及小说史研究起步甚晚。一如鲁迅所言，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且必得到二十世纪），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在西方，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及小说史研究也是后来的事，但古希腊人对“类小说”的重视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便已然露出端倪。比如亚里士多德对文学（史诗、悲剧）的态度，其实已经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小说（情节）的重

视。亚里士多德视情节为文学的首要问题，认为它是一切悲剧的根本和“灵魂”。他还说“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因此，《诗学》中差不多三分之一章节是有关情节的。在悲剧的六大要素中，情节列第一位，依次是性格、语言、思想、场景和唱词。当然，情节和故事原是不同的，情节或可说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故事，但绝对不是脱离故事的观念和技巧。过去的文学原理大都拿国王和王后的例子来说明故事和情节的关系，称“国王死了，两年后王后也死了”是故事，而“国王死了，深爱着他的王后便无法独自存活在这个世上，于是郁郁寡欢，最终成疾而终”则是情节。这就是说，情节是有血有肉的故事。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诠释。倘使以《红楼梦》为例，两者的关系就比较明确了。因为，我们或可视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为故事，而家族没落与爱情悲剧则是其情节。诸人物的性格、形象、命运等等，在情节中逐渐演化并凸现出来。或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故事是两个世仇家族子女的爱情悲剧，而情节几乎可以说是整部作品。这样，在浪漫主义之前，情节对于文学，尤其对于戏剧、小说甚至史诗一直是精华要素，因而地位十分稳固。相形之下，主题却是后来才逐渐显露和凸现出来的。在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及其之前的文学中，主题是自然显露甚至深藏不露的。荷马史诗是行吟诗人的作品，其主体意识和主题思想是那样的淡然，以至于后人不得不在归属问题上煞费脑筋。而作品中的各色人等，无论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阿基琉斯还是帕里斯，个个都是英雄。是非、善恶等价值取向尚不在诗人（或行吟诗人们）考虑的要素之中。古希腊悲剧也是如此。我们的先人却不然。他们处理文史的方式似乎比较老到。司马迁之所以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原因，固然在其修史记事的抱负，但《艺文类聚》中《悲士不遇赋》所表现的悲愤和褒贬印证了他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倒确是“早熟的民族”。如今，当主题愈来愈成为诗人、作家首先考虑或急于张扬的要素时，亚里士多德的情节崇尚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首先，浪漫主义文学是比较典型的观念文学。浪漫主义把情节降格为小说内容的某个轮廓，认为这种轮廓可以离开任何具体作品而存在，而且可以重复使用、互相转换，可以因具体作者通过对人物、对话或其他因素的发展而获得生命。这基本上把情节降格到



了某些故事套路甚至俗套的地步。即便如此，浪漫主义小说仍然没有抛弃情节。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惯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浪漫主义表现意志、宣扬观念的需要。马克思在评论席勒时，就曾称其作品为时代的“传声筒”。相对于“席勒式”，马克思自然更推崇情节的生动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完美融合的“莎士比亚化”。马克思的观点来自于他的立场和方法。他从不孤立地看问题。他关于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思考是对人类社会，也是对肉体与灵魂这对冤家矛盾的昭示。灵与肉、“道”与“器”，人类缺其一便不成其为人类。曲为比附，文学中的主题和情节也有点像人类的灵魂与肉体，二者不可或缺。然而，浪漫主义对情节的疏虞与现代主义对情节的轻视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经过现代主义（或者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扫荡，情节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以至于二十世纪的诸多文学词典和百科全书都无意地排斥情节、轻视情节，把情节当做可有可无的文学“盲肠”。于是，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小说创作中大行其道。于是，二十世纪的许多小说仿佛专为评论家而写，成了脱离广大读者的迷宫与璇玑。虽然从文学创新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看，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存在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在西方，最早关注和凸现主体意识和主题思想的是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但最初的人文主义作家并没有因为强调主题而忽视情节。恰恰相反，无论是在莎士比亚还是在塞万提斯那里，情节依然是文学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也因为受众的欢迎，他们一度受到经院作家的轻视，被冠以“通俗”。马克思从活生生的存在出发，但又不拘泥于存在本身。他像一位双脚踏入河床的巨人，在感受河水鲜活翻腾的同时，俯瞰人类文明之流从远古奔向未来。而他所选择的莎士比亚恰好是我假定的这个 X（两条曲线）的交汇点。在这里，情节和主题是那么和谐、那么水乳交融。新鲜的人文思想和来自欧洲大陆，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和北欧的故事，天衣无缝地生成美妙的情节。但这种和谐的、水乳交融的状态迅速被日益高亢的个人主义所扬弃。先是浪漫主义，后有批判现实主义。巴尔扎克等一代作家对资本主义（血淋淋的现实）的批判如此富有力度，以至于模糊了创作主体（如保皇派和革命派）的界线（恩格斯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在高扬的批判意识和价值取

向（或谓主题思想）背后，则是巴尔扎克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现代建筑师般的精确图景。用昆德拉的话说，这些精确的图景、过细的谋划使原本相对自由的小说创作形式改变了方向。再后来是以“科学主义”自诩的自然主义或把主题（包括人的几乎一切内涵和外延）和形式（包括技的一切可能与界限）推向极致的现代主义以及反过来否定（颠覆）和怀疑（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这些赤裸裸的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其实也是创作主体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鲜明表征，是当今世界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极端表现。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新自由主义便无法生成；同样，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西方的政治家也断然没有能力发明“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盖因跨国公司不会满足于一国或几国的资源。它们当然要消解各国主权，以致其剥夺在全世界畅通无阻。总之，比起我们过去总结的现代主义成因种种（如科技进步对形式变化或技巧翻新、世界大战对文学宣言或先锋思潮，等等），跨国公司所推崇的极端个人主义不是更具有说服力吗？无论接受美学如何重视读者（其实这里的读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个人），无论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方面毫无时代意义（借镜作用）的真正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以金庸、琼瑶作品为代表）如何受到欢迎，无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审美、认知、现实意义的所谓“通俗文学”（如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文学）怎样顽强地存活于我们这个世界，似乎都不能改变情节+主题——两条曲线所组成的这一个 X。

然而，一如马克思，我们不该因为文学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脚步呈现出这样那样的规律而放弃人文应有的作用与反作用。何况文学终究是复杂的，它是复杂社会中人类复杂本性的最佳表征，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主要缘由：为了拿来的甄别、为了借鉴的认知，即给读者一个基数，一个几经筛选的基数，一个尽量多元、多维的空间，既有西方和东方，也有新交和故人（如笔耕正健的大江先生和刚刚仙逝的桑塔格）；既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赓续，也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复归。

总之，我们以最简捷、也最深刻的方法请来了这十余位作家。希望读者在这一文学的盛宴中得到最大的欢愉和启迪。

## ● 译序

王 军

罗莎·蒙特罗(Rosa Montero, 1951-)是西班牙当代最富盛名的女作家和记者之一,她的作品给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的西班牙新一代人,特别是妇女的思维方式打上了很深的烙印。1968年蒙特罗进入马德里大学文哲系学习,同时与独立先锋剧团“牛虻”和“卡诺”合作。第二年她决定转学到马德里新闻学院,改学新闻专业,并开始从事实习记者的工作。从1976年起蒙特罗为西班牙最大、最有影响的报纸《国家报》工作,常年撰写专栏文章和访谈录,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1978年蒙特罗成为第一位获得“曼努埃尔·德尔·阿尔克采访奖”(Premio Manuel del Arco)的女记者,而1995年出版的《女性小传》(*Historias de mujeres*)则是她众多文集中的一部代表作。<sup>①</sup>

蒙特罗属于西班牙战后第二代女作家。与前辈相比,她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从事新闻出版和文化教育工作,文学创作是她们的第二职业。同时在创作上受欧美文学影响更大,视野更加开阔,女性独立意识更强。蒙特罗坦言,新闻报道是她的职业,而文学创作则是她的激情。身为女作家,蒙特罗尤其关注女性作为社会实体的意识觉醒,敢于直面现实和历史;对妇女在男

<sup>①</sup>蒙特罗陆续获得“全国新闻工作报道与散文奖”(Premio Nacional de Periodismo, 1980)、“采访世界奖”(Premio Mundo de Entrevista, 1987)和“新闻奖”(Premio de Periodismo, 1993)。迄今为止她已出版了小说《失恋纪实录》(*Crónica del desamor*, 1979)、《德尔塔功能》(*La función Delta*, 1981)、《我将待你如女王》(*Te trataré como a una reina*, 1983)、《颤抖》(*Temblo*, 1990)、《美丽和阴暗》(*Bella y oscura*, 1993)、《食人肉者的女儿》(*La hija del Canibal*, 1997年“小说春天奖”)、《地狱之心》(*El corazón del tártaro*, 2001)、《家里的疯女人》(*La loca de la casa*, 2003);短篇小说集《梦想的巢穴》(*El nido de los sueños*, 1991)、《情人与敌人》(*Amantes y enemigos*, 1998);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巴巴拉的野蛮行为》(*Las barbaridades de Bárbara*, 1996)、《巴巴拉的神奇旅行》(*El viaje fantástico de Bárbara*, 1997)和《巴巴拉对抗科尔米莱斯博士》(*Bárbara contra el Doctor Colmillos*, 1998);文集《西班牙永远给你》(*España para ti para siempre*, 1976)、《〈国家报〉的五年》(*Cinco años de País*, 1982)、《赤裸的生活》(*La vida desnuda*, 1994)、《访谈录》(*Entrevistas*, 1996)和《激情》(*Pasiones*, 1999)等。

性社会的处境和地位十分敏感，对她们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持抗议立场，对传统的爱情和婚姻观念提出质疑。蒙特罗用笔来揭示女性的内心世界，描写或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或为得到社会承认而付出高昂代价的女性命运；重新审视旧的禁忌和神话，颠覆男性对待性别角色和性生活的传统立场。因此西班牙评论界认为“罗莎·蒙特罗代表了一种持久的、尤其是捍卫女性地位的义务。”<sup>①</sup>

受美国流行的“新新闻”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西班牙文坛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即创作小说式的散文、纪实报告式的小说和诗歌式的宣言。小说、历史和新闻报道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难以区分各种文学体裁之间的界限。许多西班牙女作家都是从纪实文学起步的，这种写作手法对职业记者出身的蒙特罗来说驾轻就熟，《女性小传》便收录了她以纪实风格在《国家报》上发表的16篇欧美杰出女性的传记：

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 - 1976），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 - 1797），英国女作家，以热诚争取妇女平等的教育机会和社会地位而闻名；塞诺维亚·坎普鲁维（1887 - 1956），西班牙诗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妻子；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 - 1986），法国女作家及女权主义者；奥托兰·莫雷尔夫人（1873 - 1938），英国文艺事业的赞助者和支持者；阿尔玛·马勒（1879 - 1964），奥地利指挥家兼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妻子；玛丽亚·莱哈拉加（1874 - 1974），西班牙现代主义戏剧的奠基者兼作家；劳拉·赖丁（1901 - 1991），美国女诗人、评论家和散文家，对美国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前卫派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乔治·桑（1804 - 1876），法国浪漫主义女小说家，以乡村小说和风流韵事而闻名遐迩；伊莎贝尔·埃伯哈特（1877 - 1904），瑞士女作家，皈依伊斯兰教，女扮男装游历北非（死于阿尔及利亚）；弗里达·卡罗（1907 - 1954），墨西哥超现实主义画家，著名壁画家里维拉的妻子；希尔德加德·罗德里格斯（1914 - 1933），西班牙天才少女，进步活动家兼作家；玛格丽特·米德（1901 - 1978），美国女人类学家，

<sup>①</sup>Santos Sanz Villanueva: "Introducción a la novela", *Historia y crítica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Los nuevos nombres: 1975 - 1990*, Barcelona: Crítica, 1992, p. 264.

以研究大洋洲无文字民族而知名；卡密尔·克洛岱尔（1864 - 1943），法国雕刻家，罗丹的学生、合作者、模特和情妇；英国十九世纪文坛三剑客勃朗特姐妹。

蒙特罗承认，《女性小传》的选题并非遵循某一客观标准（国别、时代或名气），而完全出自她个人对这些女性人物的深刻认识和感悟。由于妇女意识的觉醒和分析很多时候是通过女性创作完成的，所以蒙特罗选择的这些传记人物都从事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工作。我们在这本书里既可以看到欧美著名的女作家、画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也能遇到生活在某些伟大的男性作家、艺术家阴影下的女性（没有这些妻子默默的奉献和支持，也就没有那些男性的成功和辉煌）。她们的生活和创作比男性更艰难，充满种种磨难和不平，却比男性更坚强，更有毅力和恒心，因而同样取得骄人的成就，只是在很多时候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甚至被冷落和遗忘。在《女性小传》中蒙特罗以女性独有的视角、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历史体验及富有激情的语言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勾勒了这些女性人物成长的心路历程，对她们的人生和创作进行了客观定位和评价，为这些值得在历史上大书特书的女性留下了精彩而浓重的一笔。

由于《女性小传》涉及众多历史人物和事件，加上本人学疏才浅，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肯定会有差错或疏漏，恳请同仁和专家学者指正。



献给我的女友，所有那些对我来说曾经和现在都很重要的女人：献给雷耶斯、马库和加比；献给卡门和另一个卡门、奥尔佳；献给马冷、安赫莱斯、索莱特和两位索莱；献给比希尼娅、英格丽德和希梅娜；献给伊莎贝尔和玛利亚·何塞；并献给另一些接触较少但我同样爱她们的女友，像安娜·克里斯蒂娜、努里娅或玛丽塞。

献给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伙伴，现在我已见不到她们了：玛丽·特雷、奥菲丽娅、阿里西娅、玛利亚·何塞、贝戈尼亚、比丽、比拉尔、法蒂玛、玛利亚。

献给那些已经走了的我的女友：蒙特塞拉特、玛利亚·路易莎和卡米娜，以为纪念。

尤其是献给所有那些因为不在此名单之列而会生气的女友。



## ● 目录

前言 无形的生活	1
阿加莎·克里斯蒂 永远的逃亡者	15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热情的孤独	23
塞诺维亚·坎普鲁维 致命的生活	29
西蒙娜·德·波伏瓦 生命的意志	37
奥托兰·莫雷尔夫人 奢华与伟大	45
阿尔玛·马勒 带着钢爪	53
玛丽亚·莱哈拉加 沉默	61
劳拉·赖丁 最邪恶的女人	69
乔治·桑 圆满	77
伊莎贝尔·埃伯哈特 殉教的渴望	85
弗里达·卡洛 世界是一张床	91
奥罗拉·罗德里格斯和希尔德加德·罗德里格斯 死神母亲	99
玛格丽特·米德 在风中筑巢	107
卡米尔·克洛岱尔 梦想与梦魇	113
勃朗特姐妹 勇敢而自由	119
结语	127



## ■ 前言 无形的生活

两个世纪以前，我们人类自身已开始讨论，为什么在等级和职能方面社会如此区分男人和女人。某些特别无畏的女性之前已经提出了这类问题，比如像法国人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她于1405年撰写了 *La Cité des Dames*（《女士之城》）；但是要等到实证主义和诸神最终之死的到来，西方世界的民众才会蔑视自然秩序的不可改变性，开始大规模地质疑事物的缘由，尽管许多男人和女人表示反对，这一知识好奇心仍不得不强制性地包括了与女性本质有关的诸多个为什么：女人的本质是不同的，疏远的，被征服的。

实际上对那些问题尚未有一个明确的答复：等级制度是如何建立的，何时发生的，是否历来如此。已经推出了一些理论，其中任何一种都未得到充分的论证，它们提到人类有一个最早的母系社会阶段。谈到万能的伟大女神，像罗伯特·格雷夫斯<sup>①</sup>描写的地中海白色女神。或许那不是母系社会阶段，而仅仅是性别之间的社会平等，女性和男性各有特殊领地。女人生育，或许正是这种惊人的能力使女性非常强大。从至今所见的史前的丰产维纳斯（如维伦道尔夫的维纳斯<sup>②</sup>：肥胖，大肚子，可爱）到后来众多的女性形象，那些新石器时代的强壮石头女神，都涉及了那种能力。

恩格斯认为，当人类停止游牧并定居在农耕者村落时，妇女的屈从与私有财产和家庭同时产生了；男人需要确保有一些自己的儿女，把自己的财产传给他们，因此要控制女人。我的想法是，也许是女性的繁殖能力使男性产

<sup>①</sup>罗伯特·格雷夫斯（1895-1985）：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和观点文学学者。他最有争议的一部学术著作是《白色女神：诗的神话的历史语法》（1948）。他在书中争辩说，一个起源于遥远的过去并持续至公元的最重要的宗教的存在是建立在对一位女神的崇拜之上的——译注。

<sup>②</sup>维伦道尔夫（Willendorf）：位于奥地利，人们在那里发现了一座旧石器时代的维纳斯雕像，高11厘米，刻在石灰石上——译注。



生恐惧，特别是当他们变成了农民。在此之前的游牧和狩猎生活中，两性的价值是明确区分的：女性生育，哺乳，抚养；男性狩猎，保护。这些基本职能在其价值上是可以交换的。但在之后的农业生活中，男性都做什么特殊的事呢？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照管土地，或许从魔法的角度看，她们甚至管得更好，因为多产是她们的王国，是她们的领地。他们大概看女性太强大了，这的确是合乎情理的。也许男性的控制欲就是源自这种恐惧（以及他们体力上更强壮的优势）。

那种对女性能力的疑惧已经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神话中，在创造世界的故事中显露出来，一方面它们竭力限定女性的服从角色，但同时赋予女性一种远远超出我们从属地位的伤害性能力。夏娃因听凭蛇的诱惑而伤害了亚当和全人类；据希腊神话说，宙斯为惩罚人类而创造的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做了同样的事：上帝送给潘多拉一个装满灾难的盒子，她受无法遏制的**女性**好奇心驱使打开了它，于是所有的灾难都被释放出来。这两个主要故事都把女性呈现为一种柔弱、轻率和缺乏理智的人。可另一方面，好奇心又是智慧的一个基本要素，在这些神话中，是女性有勇气问自己彼处尚有何物，是女性渴望发现被隐藏的事物。此外，夏娃和潘多拉带给世界的灾难是死亡，疾病，时间，这些构成人类自身实质的条件，因此实际上神话传说赋予了她们一种让人又喜欢又讨厌、但宏大的角色——作为人类的创造者。

夜妖的故事更加神奇。犹太传统认为夏娃不是亚当的第一个女人，夏娃之前存在过夜妖。这个夜妖想和男人平等：比如，当她被强迫在亚当身体之下与他做爱时，她极为气愤，她觉得这种姿势是侮辱性的，要求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亚当利用自己更大的体力试图强迫她服从，但夜妖因此抛弃了他。夜妖是宇宙第一位女权主义者，但她温和的要求对那个时代的父系上帝来说自然是无法接受的，他把夜妖变成了一个弑婴的魔女，判处她承受每天死去一百个她的孩子的痛苦，这个可怕的惩罚完全象征着男性对女性的权力。因为或许在夜妖这个神话中潜藏着从一个无性别歧视的古老世界（女人像男人那样强壮和独立）可能过渡到之后建立的男性新秩序那种被忘却的回忆。